

# 追念三叔保公建君

保駿迪

保故大使君建，是我的三叔父，不幸在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八日駐節土耳其大使任內，因積勞病故，與世長辭，到現在已經五年了。他的一生事蹟，可說是無時不在為黨國奔走，和竭盡智能，從事於外交工作。他對國家所作的貢獻，是無形的，也無可衡量的。凡是他駐節過的國家，或他所到過的地方，與所交接過的人士，對他都有深刻的印象和敬佩！

我家原籍蒙古，寄籍在江蘇南通。先父兄弟三人，和妹一人，先父君暉居長，二叔君徵，三叔即君建，姑母君淑適孫希衍（曾任雲南及甘肅高等法院院長）。先祖父釐東為遜清舉人，對文學方面，造詣很深。曾任天順高等學堂監督（相當於現時國立大學校長），他和當時的國務總理孫寶琦，交誼甚篤。先祖父曾目親清廷政治腐敗，飽受外人欺凌，因而深深感覺到外交工作的重要性。他平時曾經常建議給孫寶琦他對外交的看法，孫對先祖父的見解極為敬佩。先祖父對培植年輕的外交人才，不遺餘力，乃囑子女攻讀外國語文，以期在外交上有所貢獻，因為祇用外國語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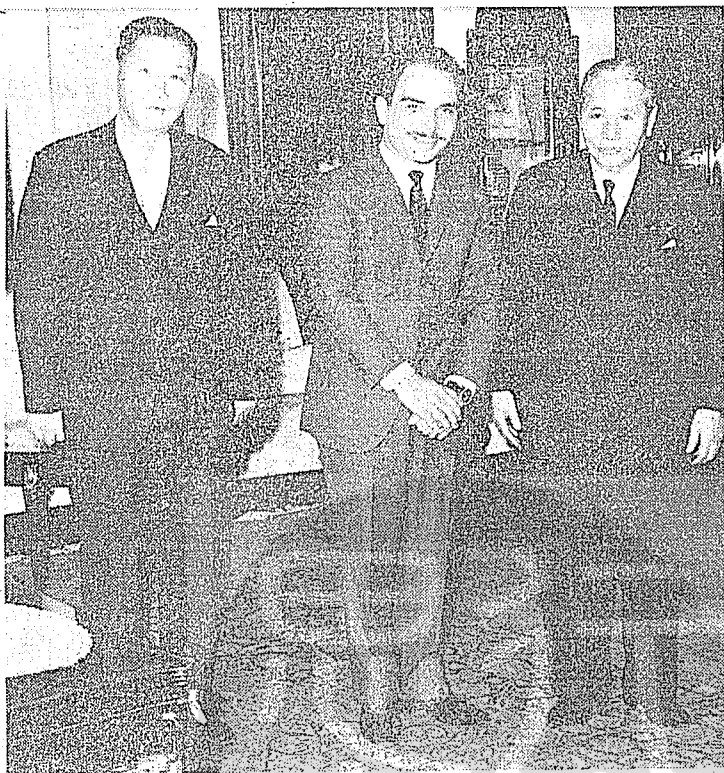
始可對外國朝野人士闡明我國的立場，以消除友邦對我不了解的隔閡。先父首先入外交界服務，先後在東南亞美加各地使領館工作凡三十餘年，他在外館工作最後一任是駐溫哥華總領事，以迄調部辦事，不幸在重慶任所患心臟病去世，享年只有五十六歲。二叔君徵，精通外文，曾任財政部稅務司上海關稅務督察和礦稅署長。三叔君建在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後，考取官費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，獲有學士和碩士學位，曾經祕魯聖瑪可大學贈授榮譽法學博士，回國後除擔任一些教育和行政工作外，最後亦進入外交界工作。吾家所以有這許多人從事外交和與外交有關工作，當然是由於先祖父的啓發。我在外交界工作，也已將近三十年，我所以選定外交為終身工作，也當然是因為受先父和三叔的指示，尤其受到三叔的教導為多。

我自幼年時，就隨着三叔，因先父奉派在國外使領館工作，很少有時間留在國內，但他却認為子女必須先在國內攻讀本國的學術文化，在攻讀到一定程度後，再往國外深造。這樣纔能培養出

來國家真正需要的人才。因之我和弟弟及姊姊，都留在國內讀書。我在上海滬江中學和大學讀書時，三叔恰在上海市任教育局長等職，我有時住在他的寓所，他很注意我的起居和學業成績，常教我以待人治事之道。他說待人要謙虛，要寬厚，要重視信守；治事要精明果斷，要公平合理，要常為他人設想。我在立身處世方面，得自他的教誨最多。三叔和三嬸伉儷情深，從來沒有間言。三嬸雖為美國籍，但精通中文，熱愛中國文化，並能說流利的中國語言。我的英文根柢，由於三嬸的指點，始能建立基礎。三嬸常講述許多美國建國史實和地方掌故及風俗人情等給我聽，十分引人入勝。及今思之，還如在目前。三叔和三嬸結婚二十五年後，三嬸不幸在三叔駐祕魯大使任所因病逝世，致三叔精神上痛苦打擊，嗣安葬在利馬，三叔臨終時，還諄諄囑咐和元配三嬸合葬一處，可知其相愛之篤！元配三嬸去世後，續絃三嬸為西班牙裔祕魯人，是元配三嬸的生前好友，曾在三叔祕魯任所擔任過祕書，反共立場極為堅定，對中國文學也頗愛好，亦為三叔有力的

贊助。三叔嘗言：「我保家人丁單薄，連這一姓氏，國內亦很少見。我在上海市教育局長任內，曾有機會前往外蒙，那邊姓保的很多，我回來後多方搜集資料，旁徵博引，乃知保姓實為成吉思汗後裔，並都具有先人不避艱險，不辭勞苦和百折不撓的精神。」三叔這段話，給我的鼓勵很大！

三叔學成歸國後，首先接觸的外交事務，是



保君建大使(左)與約旦國王胡笙(中)張羣秘書長(右)合影。  
(中外社資料室提供)

在民國十五年江西交涉員公署秘書任內，他曾運用機智，不辭勞瘁，幫助當時九江海關監督兼江西交涉員周雍能先生，成功的收回九江英租界，在我國收回租界史上，尚無先例。三叔因治事敏捷，黨國精英，在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共產黨徒南昌暴動時，亦為被迫害的目標之一。當時曾被逮捕，和程天放、羅時實諸先生押入同一處所，幾遭不測！他離開江西以後，在上海市任職期間，雖

也處理不少和外人接觸有關的事務，但正式進入外交部工作，則在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任職條約委員會委員時開始。三叔處理外交事務，常守古人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」的訓示，因之多能勝任愉快，獲有顯著成就。其中最令人難忘者：

一、促成中印兩國偉人見面：抗戰的期間，印度是我國對外唯一通路，那時滇緬路被封鎖，外交部選派三叔做駐加爾各答

總領事。我最高領袖蔣公暨夫人在三十一年二月間，飛往印度，想和印度偉人聖雄甘地見面，但為英相邱吉爾和印度總督林里格羅勳爵所反對，三叔

則運用權宜採取適當措施，仍能成功的安排兩偉人見面，使甘地能坐火車前來加爾各答和蔣公晤談，這兩巨人會晤機會，得來真屬不易，稍縱即逝。他辦事的能力，也因而特別受蔣公所賞識。

二、駐節秘魯十一年有效掌握我和中南美洲各國關係：三叔在民國三十三年十月裡，奉派駐秘魯國大使，以後又兼任駐玻利維亞大使，他對拉丁美洲各國的政情，極為了解。在這段期間內，他並曾以特使身份，成功的訪問巴西、智利等中南美洲十一個國家，而受到各國顯要和知名人士的歡迎，對維繫我國和各該國家間的關係，十分重要，我國在聯合國的表權，尤其普受這些國家的支持。

三、多次奉派出席聯合國大會折衝樽俎備極辛勞：我國在聯合國代表表權，因共匪及其他共產國家，多方煽惑，若干國家，又別具用心，早萌危機。三叔會膺命連任我國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到第七屆副代表，和五十六年出席代表。為維護我國代表權，三叔會傾用全力，竭盡智能，奔走運用於有關各國人士之間，雖有時驚濤駭浪險象叢生，但皆能平安度過，對維持當時我國代表權，皆不無貢獻。

四、駐節中東期間建立中約中沙間密切友誼：我在土耳其大使館任職參事時，三叔奉調駐約旦大使，又兼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。我曾因為想了解中東地區國家政經民情，就近作考察旅行。於經過約旦時，和三叔見面。約旦國王胡笙，對三叔極為器重，並稱讚他的才華，相處無間，十

分接近。沙王費瑟，亦對三叔非常友善，尤於加強中沙兩國間關係，至表重視。約沙兩國和我國的堅強友誼，實由這時起建立基礎。中東各國和我具有邦交國家，先後都背我而去，投入共匪懷抱，而這兩個國家，則屹立不移始終友好，三叔對此，也頗有貢獻。

五、成功訪問衣索匹亞及出席非洲經濟會議

：三叔在駐節約旦期間，曾以特使身份訪問衣索匹亞，親見該國國王沙拉西，面呈我總統 蔣公致衣王的親筆函件，受到衣王特別禮遇和重視，三叔並曾訪晤該國政要和其他人士，對加強中衣兩國間關係，獲有顯著成就。他並曾在第二年膺命出席聯合國在該國召開的「非洲經濟會議」，因為獲得衣國代表的支持，對我國收獲極多，這兩次的任務，皆可算是順利達成。

六、駐土期間遭逢重大困難：三叔

在民國五十六年二月，奉調駐土耳其大使，因中東為多事之地，而土耳其又是舉足輕重的國家，所以三叔這個任務，十分艱鉅。這時恰值土國為賽普勒斯島爭執，受到蘇俄的煽惑，反美情緒，十分高昂，我國則陷在當中，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。三叔既要保持中土關係，又希望幫助美國解決此一爭端，真是困難重重，處處棘手。我這時係在火奴魯魯任公使銜總領事之職，他曾有信給我說：「他一生所處理的事務，從沒有遇見像這樣困難的事，真是窘於應付！」他並且說：「為處理公務，常深夜不能入睡，黎明又已起身，有時久久苦思，終不能想出適當辦法」，可知他這時心情之苦！但他和當時的土耳其總統蘇納奈和總理德米瑞間，仍保持深摯的良好友誼，中土外交關係，並未因之受有影響。三叔個人付出之代價，則已無法估計！



保君建大使與教宗合影（中外社資料室）

五十九年三月間三叔在駐土耳其大使任內，

因工作過度，積勞成疾。當時他仍奮力疾從公，不敢稍有疏懈。以後土耳其醫師認為病情嚴重，必須轉地治療，並建議前往英倫，在三月四日離土飛英，住入倫敦醫院，於施行手術後認定為肝癌，倫敦自由中國中心曾多方照料，土耳其駐英大使和祕魯、日本、韓國等駐英大使及我國在英友人，亦紛紛前往照應，終於在三月十八日，醫治無效，與世長辭。彌留時尚殷殷以中東局勢為念，除囑咐和元配三孀合葬外，並無一語及家事。卜葬時祕魯外交部長曾致送花圈，並派有禮賓司副司長卡斯特羅代表祕魯政府參加葬禮儀式，祕魯各國外交團，當地僑領和戚友故舊多人，都親往執紼。先叔從事外交工作，先後三十四年，折衝樽俎，蜚聲國際，多受中外人士的敬重。國家處理外交事務，常思借重長才，三叔對外交工作，也可以說是做到心力交瘁，以身許國。緬懷往昔，真不知涕淚之何從？現蒙三叔生前的知友，認為三叔以往事蹟，功在國家，似也可以表示我保家在外交上為國竭智盡忠，茲在三叔逝世五年後，撰寫此文，藉表悼念之忱，謹為追述數語如上。

請購存內容精彩，百  
讀不厭有永久保存價  
值的中外雜誌合訂本。